

黑白道系列小说

永远不变的是对人民的热血忠诚
神圣的使命是对罪犯的无情打击

奉人民之命

朱维坚◎著

作家出版社

奉人民之命

朱维坚◎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奉人民之命 / 朱维坚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063-9504-5

I. ①奉…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7926 号

奉人民之命

作 者: 朱维坚

责任编辑: 韩 星 苏红雨

装帧设计: 刘红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450 千

印 张: 25.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504-5

定 价: 4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此小说乃遵命之作。遵时代之命，人民之命，
正义之命。

朱维坚

第一章	一、 序幕	1
	2. 暴风雨前的宁静	15
	3. 暴风雨来临	35
	4. 暴风雨中的搏斗	55
	5. 暴风雨后的余波	75
第二章	二、 序幕	101
	1. 暴风雨前的宁静	101
	2. 暴风雨来临	121
	3. 暴风雨中的搏斗	141
	4. 暴风雨后的余波	161
第三章	三、 序幕	181
	1. 暴风雨前的宁静	181
	2. 暴风雨来临	201
	3. 暴风雨中的搏斗	221
	4. 暴风雨后的余波	241
	5. 暴风雨中的搏斗	261
	6. 暴风雨后的余波	281
	7. 暴风雨中的搏斗	301
	8. 暴风雨后的余波	321
	9. 暴风雨中的搏斗	341
	10. 暴风雨后的余波	361

目 录

第一章	一切，并非偶然	
	1. 黑洞洞的枪口	001
	2. 空气中飞扬的是什么？	004
	3. 霸道的“玛莎总裁”	006
	4. 激昂的上访人	011
	5. 报到	014
	6. 见面会上的酒气	017
	7. 牵挂	026
第二章	心中的誓言	
	1. 第一个清晨	031
	2. 林希望	032
	3. 承诺	040
	4. 特别的命令	044
第三章	谁也别想操纵我	
	1. 无法相信	047
	2. 不可思议	050
	3. 出动	055
	4. 阻力悄悄来	058
	5. 帝豪盛世	062
	6. 特别的党委委员	069
	7. 轻松还是沉重？	076

第四章	有内鬼	
	1. 恨与爱	079
	2. 她有点儿神秘	084
	3. 可疑的迹象	087
	4. 都是承诺	092
	5. 煤老板们的故事	094
	6. 迷雾中透出的几分真相	100
	7. 错综复杂	104
第五章	风从何处来	
	1. 小小的较量	108
	2. 几个人物	113
	3. 纷至沓来	118
	4. 迷雾重重	125
	5. 静夜不静	130
第六章	难以言胜	
	1. 神秘的美丽	134
	2. 又是煤老板的故事	137
	3. 举报电话	142
	4. 人赃俱获	146
	5. 暧昧的态度	151
	6. 干扰	155
	7. 压力	159
	8. 小小的胜利	167
第七章	扑朔迷离	
	1. 调整分工和必要的处分	171
	2. 奇怪的梦境	174
	3. 端倪	182
	4. 上访人	189

第八章	险恶的阴谋	
	1. 出事了	190
	2. 阴谋	193
	3. 血债	201
	4. 追查	205
	5. 空气似乎透明了一些	211
第九章	罪恶累累	
	1. 心怎么想的，就怎么去做	215
	2. 一个真相	219
	3. 举报的真相	225
	4. 混沌	230
	5. 朦胧的夜晚	232
	6. 深重的悲凉	236
第十章	怒火熊熊	
	1. 突破口	239
	2. 迂回	245
	3. 鸿门宴	248
	4. 谢蕊和陈青	259
第十一章	香消玉殒	
	1. 出事了？	263
	2. 谢蕊失踪了	265
	3. 枪	270
	4. 三百万？八千万？	278
	5. 谁在掩盖真相？	285
第十二章	警告	
	1. 兵兵来了	291
	2. 警告	293
	3. 打压和抗争	300

	4. 谢蕊的钱	304
	5. 恐惧和愤怒	307
	6. 最后通牒	313
第十三章	逝去的歌声	
	1. 逝去的涛声	317
	2. 争执	323
	3. 小保姆失踪	327
	4. 行动	335
第十四章	真相需要证据	
	1. 搜查，战果	339
	2. 审讯，曲直	344
	3. 奇特的交易	349
	4. 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355
	5. 谢蕊的情人	358
第十五章	绝不屈服	
	1. 免职	361
	2. 难眠之夜	366
	3. 中央巡视组	370
	4. 漫长的等待	374
	5. 罪恶的子弹	378
第十六章	天已微曦	
	1. 复职，返回	380
	2. 碧山，是碧山人民的碧山，不是岳强发的碧山	382
	3. 抓捕	385
	4. 真相大白	388
	5. 报告	392
	6. 微曦	394

第一章 一切，并非偶然

1. 黑洞洞的枪口……

后来李斌良才知道，那天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偶然的。

那天发生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早晨，那支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的额头。对，就是这件事，当时，那支枪口对着自己，就像一只黑洞洞的眼睛。顺着枪口向后看去，可看到手枪抓在一只男子的手中，食指扣在扳机上，握着手枪的是一个似曾相识的中青年男子，他用一种蔑视、快意的目光盯着自己。

当时，李斌良非常清楚，自己的生命掌握在对方手中，因而不敢乱动。事实上，他也动弹不得，因为他的四肢、身躯都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死死地攫住，不能动弹丝毫。

后来，男子开始扣动扳机，李斌良看得清清楚楚，男子的食指把扳机向后扣去。这时，他下意识地喊出一句：“为什么……”男子没有回答，而是冷冷一笑扣动了扳机，李斌良心有不甘地又喊出一句：“为什么……”

李斌良被自己的呼声惊醒，猛地睁开眼睛，这时他感觉到，自己的全身都是汗。这是一个噩梦。好一会儿，他的眼前依然晃动着那支黑洞洞的枪口，晃动着那个男子的面孔。这个人是谁？似曾相识却又想不起来。自己从没见过这个人，怎么会梦到他？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李斌良想了片刻，有点儿明白了。这个梦并非偶然。

他开始起床穿衣。今天对自己是个重要的日子，梦应该也和这有关。

穿好衣服后，他轻轻走到女儿卧室门口，轻轻敲了几下门，又轻轻推开门，轻轻地走进去，看到晨光从没有拉严的窗帘缝隙透进来，看到躺在床上、蒙着被子的少女躯体。那是他的心肝宝贝，他的女儿。她睡得很香甜。他悄悄走上前观察着她，不由想起襁褓中的她，童年时的她，时间可真快，转眼间，她已经长成了眼前这个少女……虽然说是少女，实际上已经十八岁了。瞧，四肢修长，面庞秀气，怎么能把她和过去那个乖顺、可爱的小女儿

联系起来呀？咳，今后自己不能每天都守候在她身旁了，不知她会怎样，能否适应。

看着梦中的女儿，李斌良心里一时心里五味杂陈。他非常希望女儿能多睡一会儿，可是又不能不轻轻地拨醒她。

“苗苗，起床吧，爸爸还要上路呢！”

苗苗没有像往日那样赖床，而是打个哈欠，伸个懒腰就醒来了，然后把他从房间赶出去，开始穿衣服。看来，她是懂事的，知道爸爸要离家走了，不想让他再为起床三遍五遍地叫她了。

再之后，是洗漱打扮，当一切完毕的时候，门铃准时地响了。他上前打开门，一张朴实、甜美的面庞出现在眼前，一双温暖、沉静、亲切的眼神看着他。她叫沈静，是他的……他的未婚妻……不，不是，还没有订婚，准确地说，只是他的女朋友。他下意识地对她露出笑容，她也露出笑容，会心的笑容。温暖在李斌良的心头溢出。

李斌良和沈静及苗苗来到千香岛早餐店。他们一起吃顿早餐，然后就要分手了。李斌良将前往距省城荆都七百多华里的碧山，因而这顿早餐让李斌良感到十分珍贵。

就在他们准备点餐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斌良，你也来了，一起吃吧！”李斌良转身看到了说话的是省公安厅副厅长古泽安。他也来这儿吃早餐了。

古泽安穿着便衣，一点儿也看不出警察的样子，更看不出副厅长的样子。他五十六七岁的样子，深棕色的脸膛透出热情、慷慨而又坚决的表情。于是，李斌良和沈静、女儿共进早餐的想法化为了泡影。

古泽安把李斌良三人带入一个包房，点了好多菜，李斌良和沈静挡也挡不住。之后，还要了一瓶好酒，给自己和李斌良各倒了一杯。古泽安说：“来，斌良，干一个！”李斌良急忙拒绝，说自己从不喝酒，可是古泽安坚决不答应，“李斌良，你不是瞧不起我吧。告诉你，省厅讨论派你去碧山时，我可是投的赞成票。这是个情吧？来，干一个！”李斌良看着古泽安深棕色并透出红润的诚挚面孔，一时不知如何才好。

“斌良啊，我在碧山干过，我知道，那儿的公安局局长不好当。今后，我就是你的后台。我是管常务的，有责任帮你解决后顾之忧，家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我一定全力帮忙。”

“谢谢古厅长，没什么，谢谢了！”

“你看你，怎么见外呀。我是前几年从碧山调到省厅的，凡是去碧山的，从碧山来的，我都当兄弟看待。你有困难一定说出来，我一定帮忙。”

李斌良还是说没有，沈静却忍不住开口了，她含蓄地把苗苗的事情流露给他。古泽安立刻凝神听起来，之后一拍桌子说：“好好，我知道了，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来，斌良，这回，你可以干了把！”

听古泽安的口气像是真能帮忙，他要是真能解决苗苗的事，可是大恩哪。再不能喝酒，也得表示一下呀！李斌良端起酒杯说：“古厅长，我就意思意思吧。实话跟您说，我吃完饭就上路。”

古泽安一愣：“去碧山？不是三天内报到吗？”

李斌良说：“没必要等三天，我打算今天就报到。所以真的不能喝酒。”

“这……那好，我送你去……”

“古厅长，千万别这样，我已经决定了，不要任何人送，就自己一个人上路，报到……啊，还有陈青！”

“这……李斌良，你毕竟在省厅工作几年了，还是政治部副主任，去新地方上任，怎么能送的人都没有呢，让别人看着……不过，你自己的决定，我不干预了。不过斌良，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有性格，我也就不勉强你了。来，酒别喝了，吃饭。”李斌良松了口气，放下杯子。吃饭中间，古泽安又打听起李斌良和沈静的关系，夸奖沈静不错，还打听起他们什么时候结婚，还说结婚要是缺啥少啥他也能帮忙。说得很亲近，让沈静不停地表示感谢，李斌良听得也心里热乎乎的。

吃完早餐，走出千香居，陈青已经开着一辆普通轿车等在外边。这是李斌良思考后做出的决定，由陈青驾驶一部借来的私家车，载着自己赴碧山。他就要这样低调、不声不响地抵达碧山。为此，他告诉古泽安替自己保密。古泽安感叹不已：“斌良啊，你这个人，真是……好，你放心吧。在碧山遇到啥难事，一定跟我说……好好，上车吧。沈静、苗苗，你们要送他吗？”沈静摇头说：“不，他不让我们送。”该再见了，分手了。一种淡淡的惜别之情，忽然在心头生起，李斌良看着眼前的两个人，两个亲爱的人，轻声说：“沈静，我走了，苗苗，听沈姨的话！”沈静点点头：“上车吧，别惦念苗苗，有我呢！”苗苗懂事地说：“爸，再见，别惦念我。”听着女儿的话，李斌良忽然有点儿心酸。看来，她还是懂事的，瞧，她现在变得多么乖顺，多么可人。

李斌良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和古泽安握手后，进入车中。车启动后，李斌良扭头向后看去，看到沈静和苗苗的身影和面庞渐渐远去，看到她们向自己挥起的手臂，一直到看不见她们……

2. 空气中飞扬的是什么？

“李局，古厅对你不错呀！”

李斌良收回视线，思绪也被陈青拉回到现实中，随口应了句：“有啥不错的，碰上了，一起吃顿早饭罢了。”李斌良说着话，古泽安诚恳的深棕色脸膛在眼前浮现出来，疑团也随之在心里浮现出来。尽管李斌良来省厅有几年了，可是作为政治部副主任，和主管常务的副厅长古泽安很少来往。就算是碰上面，古泽安也很少主动跟他打招呼，有时甚至视而不见，自己也知趣地对这位厅领导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想不到，今天早晨，他对自己显露出这样一副过去所不知的热情真诚的面孔。

怎么这么巧，真是偶然碰上的吗？不是碰上的，难道他是盯着自己，然后假装碰上的？不可能，一个副厅长，为什么要跟你来这套，太多心了。如果真是偶然碰到的，他在吃饭时讲的那些话，特别是帮助解决女儿的承诺，是真的还是随口说说？要是真的能办到，那可去除了自己的一块心病啊。可是……李斌良心里忽然生出一种矛盾的感情，他希望古厅长真的能解决对自己来说是老大难的问题，可是内心又不想让他办到。因为，那样的话，自己会欠他的情，这样的情太重，他不知如何才能还清……

陈青突然问：“李局，那个……我应该叫姨吧，她人好像挺不错的。”

这小子，随便两句话，怎么都说中了自己的心事。是的，沈静真的很不错，这也是李斌良的内心感觉。可是，不错在哪儿呢？她今年三十八岁，比自己差不多小了十岁。处了这么长时间他已经感到，她人非常朴实，性格也好，总是一副沉静的表情，交谈时，会不时露出一一种温暖亲切的笑容。就是她的朴实、沉静和那温暖亲切的笑容，让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她。因为，她很像一个人，一个故人，真正的故人，已经死去的宁静（参见拙作《黑白道》）。那是李斌良藏在心底的一处温暖和苦涩。是缘分，还是命运？难道，人真的能回到从前，真的还能见到自己永远失去的所爱，真的能……不，不，别胡思乱想，她们只是长得有几分相像罢了。

陈青感慨地说：“今后，你们见面可要少了，别影响感情啊！”

李斌良不想纠缠自己的私事：“对了陈青，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咳，谁能看上我这样的呀！”

“你怎么了？二十八岁，警察学院特警专业毕业，文武双全，一表人才，从警五年就立了二等功，晋升为副科级。这个条件，哪个姑娘看不上啊！”

陈青叹气说：“咳，这些有啥用，现在的姑娘都现实，要么有权，要么

有钱。像我这样的，一辈子在荆都也买不上一个单元，嫁给我住露天地呀？”

“要让你这么说，我和沈静也够呛了。我到现在还租楼住呢！”

“李局，要这么说——对了，李局，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去碧山吗？因为那儿生活成本低，物价比荆都低不说，房子也便宜，我或许慢慢能买得起。对了，我想好了，在碧山干几年，如果合适，我就扎根落户了。”

这个意思陈青已经跟李斌良流露过，可是他再次说出来，李斌良仍然感到心里受到触动。说起来，他和陈青的友谊建立，完全是偶然，或者说是缘分。陈青本是省特警总队一名普通特警，有一次上班路上，碰到三名劫匪抢劫他人后逃跑，他奋不顾身上前捉拿，以一对三，结果是挨了几刀，三名劫匪被他抓住两个，逃跑的后来也被抓到了。

李斌良听到事迹很受感动，饱含真情地亲笔为陈青写了一份感人的事迹材料，结果，小伙子荣立二等功，还破格提拔为副大队长。他对李斌良非常感激。接触几次后，李斌良发现他正直坦率，身上有一股血性，而且非常热爱警察事业，就越发喜欢他，两人就成了忘年交。这次，他听说李斌良调碧山市任公安局局长，立刻坐不住了，非要跟他去不可。李斌良也愿意带着他，可是这毕竟是从省城往地级市走，是下行。陈青说自己的父母就是郊区普通的菜农，正为没钱给他说他媳妇犯愁，他如果去了碧山，能减轻父母的负担，是再好不过的事。

陈青好像知道李斌良在想自己的事，一边开车一边继续说：“早听人说过，碧山到处都是煤矿，是咱们全省最富的市，工资也比荆都高，万一运气好，找个开煤矿的老丈人，我就发了。李局，碧山市公安局局长争得打破脑袋，怎么轮到你头上？对，地级市公安局局长不都是副厅级吗，有的还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有的是副市长，你只是个公安局局长不说，怎么还是处级？”

李斌良没有回答陈青的话，因为他一时说不清楚，即便说清楚了，陈青也不一定相信。因而只是敷衍了一句：“我也不知道，天上掉馅饼吧！”

“这年头，哪有这种事。我猜呀，这碧山公安局局长肯定不好当，没准儿，是把你当杆枪架上了。对，那个案子肯定落到你头上了，破不了可不好交代呀！”

这次，李斌良干脆没有回答，而是闭上了眼睛：放松一下吧，到了碧山，恐怕很难有放松的机会了……李斌良的大脑真的放松下来，而且进入了一种似睡非睡状态，这时，那个黑洞洞的枪口又出现在他眼前，盯着他的额头，而握枪男子的眼睛也在盯着他，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挑战似的神情，李斌良竭力想看清这个人的面孔，弄清他是谁，可是怎么也做不到……

“李局你看，前边就是碧山地界了，怎么这样啊？”

李斌良猛地睁开眼睛。他看了看手表，不知不觉间，已经迷糊了两个来小时。受陈青惊诧声音的提示，李斌良急忙向车窗前面看去。怎么了，是起雾了，还是起火了，或者在焚烧什么东西？天地怎么灰蒙蒙的……瞧，空气中怎么飞扬着那么多细细的飘浮物，是什么呀？李斌良打开窗子向外看去，陈青的惊呼声又响起：“李局，快关上窗户。”李斌良应声关上窗户，但是看到的情景和闻到的气味已经让他全明白了，既不是起雾，也不是起火，更不是焚烧什么东西，而是尘埃，黑灰色的尘埃……不，不是尘埃，是……

车窗前方，一辆卡车在向前驶着，车厢里装着满满的一车煤，大约有几十吨吧。

陈青骂道：“妈的，都是煤灰，碧山要这样，可要了命了！”

不能吧，远处或许好一点儿。李斌良的目光向远望去，可是，目光所及处，天地一片苍茫，远处好像更加严重。天明明是晴的，太阳也挂在天上，可是它的光芒好像几经挣扎，才突破灰尘，射出几束照到地上。

“这叫什么碧山哪？我还以为会看到一片片碧绿的山呢！”

李斌良的想法和陈青相同，他过去没来过碧山，初听这名字，一直以为碧山市应该处于一片碧绿的山景之中，没想到，居然是这个样子。或许，再往里走走，进入山区会好一些。然而，他失望了，车进入了山区，到处是开采的煤矿，远远看去就像山体上的疮疤，完全可以用满目疮痍来形容。碧是深绿的意思吧，可是上哪儿去找绿色？啊，山体上也偶尔会看到一处，但是，那不是碧绿，而是黑绿。因为，在绿色的上边，浮着厚厚的一层黑灰色，那肯定还是煤灰。

李斌良皱起了眉头。

陈青疑惑地问：“市区能不能好点儿？”

碧山市的影子在远方出现了，一团浓重的烟雾包裹着城市的轮廓，看样子，好像更为严重。这时，李斌良才明白，什么叫矿区市，碧山就是煤矿区重点市，它不但在全省，就是在全国都有很重要的地位。可是，人们在烧煤的时候，有谁想过，碧山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看着这样的环境，李斌良不由产生一丝恐惧：长期在这里生活，可别得肺癌什么的呀……

3. 霸道的“玛莎总裁”

轿车渐渐驶入市区，大概是距离和视觉的关系，真的驶入市区，空气质量似乎真的比城外要好一点儿，空气中煤灰的浓度好像稍稍轻了一些，可是

和正常的城市相比，仍然严重得多。其实，省城荆都的污染就很严重了，李斌良初来的两年，也常常抱怨不已，现在和碧山一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走主街道市容看上去还可以，不时可见到一幢幢新建的高耸楼房，装模作样地站在天地间。无论怎么装模作样，也无法去除身上浮着的煤灰。因此，新楼也显得不那么新了，至于年头多一点儿的老楼老房子更不用说了，看上去就像一个在烟尘中不知站了多久的一个人，头上、肩头到处都覆盖着黑色的煤灰。街道看上去还算繁华，车水马龙，各式小轿车不停地在眼前驶过，其中不时出现一辆豪华气派的高档轿车，大概，坐在里边的都是煤老板吧。

后边忽然传来急促的车喇叭声，还没容李斌良侧脸看，一辆轿车已经贴着自己的车疾驶过去，在其驶过的一瞬间，李斌良听到一声轻微的擦蹭声。

陈青叫了一声：“坏了！”

还好，驶过去的轿车停下了，而且特意掉了一下头，停在自己轿车的前面，挡住了去路。陈青也停下来，打开车门走下去，李斌良也随之走下车。李斌良先向自己的车看去，可见车体上一处清晰的擦蹭痕迹。很显然，自己的车正常行驶，对方后边开上来，而且开得又快又猛，应该负主要责任。还没容李斌良和陈青回头，骂声已经传过来：“妈的，会不会开车，眼睛瞎了？”火一下子从心底升起，李斌良急忙压制住，并拉了陈青一把，让他控制情绪。

两个男子走过来，他们个头儿差不多，长得也很像，年长点儿的三十二三岁，年轻的好像二十七八岁。二人身板都很壮，穿得也很讲究，可都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走在前边的是年轻一点儿的，他上来就揪陈青的胸脯，另一只手变成拳头打过来。这就怪不着陈青了，他特警出身，练就的功夫，只是下意识地一闪，对方就踉跄着向前扑去，一条腿跪到地上。

“妈的，你……”年长的汉子见状更是恼怒，二话不说，一只脚飞向陈青。陈青只是一闪一扯，年长汉子也脚下一个踉跄，差点儿摔倒在地。李斌良这时忽然觉得，带陈青来碧山是对的，要是自己一个人，非吃亏不可。

两个汉子急了：“妈的，反了你了，敢跟你马爷动手……”二人同时向陈青扑去，李斌良不能不开口了：“住手，我们是警察！”

李斌良把警察证拿出来亮了一下。

两个汉子住手了。看来，警察在碧山还是有点儿威慑力。然而，没容李斌良松口气，两个汉子却向他逼来，依然一副凶巴巴的样子。

“警察咋了，警察有啥了不起，警察撞人家车就没事了？”

“对，没二话，赔车。”

“对，十万……不，二十万，拿来！”

妈的，想干什么？敲诈，还是抢劫？

陈青质问：“你们讹人哪？一辆车值多少钱，碰一下就二十万？”年轻汉子愤怒地说：“二十万还少的呢。你看车，看看，看看！”李斌良和陈青走到对方轿车跟前，看清了车，都愣住了。李斌良不认识车，可是却看出其造型独特，气派非凡，他意识到，这是辆非常高档的轿车。陈青小声说：“李局，遇到土豪了，这是辆玛莎总裁，怎么也得几百万元。”

车是不错，价格也吓人，可是，李斌良并不惊慌，他转过身说：“不管是什么车，是你们违章超车，蹭了我们。”年轻汉子骂道：“什么什么，我看你们是欠收拾！你们是外来的吧，知道我们是谁吗？马爷，听过吗？他是马铁，我是马刚，听清楚没有？”李斌良的火一下子冲上来，心里暗骂，妈的，跟谁称爷？他仍然努力控制着情绪说：“这样吧，咱们谁也别吵，找交警解决！”马刚气呼呼地说：“找交警干什么，你们是警察，他们当然向着你们。少废话，拿钱吧，不要二十万了，既然是警察，就给你们个面子，十万，行了吧！”马铁附和道：“对对，够给你们面子了，十万！”陈青点点头说：“行，跟我们去公安局拿钱吧！”马刚蔑视地说：“拿公安局吓唬谁？走！”双方都上了自己的车，向前驶去。

陈青一边驾车一边恨恨地骂：“这肯定是碧山一霸，非狠狠收拾不可。”李斌良没有出声，提到公安局时，两个家伙眼睛都没眨一下，肯定是有来头的，看来，警察在他们的心中没什么分量……

“哎，他们怎么停下了？”

李斌良向前看去，果然，前面的“玛莎总裁”停下来，两个汉子打开车门走出来，陈青急忙也停下车，和李斌良一起走出去。

怪了，两个汉子完全变了，变成了笑脸，而且是一副亲热的表情。马铁笑嘻嘻地说：“这咋说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马刚说：“可不是，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马铁一个劲儿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了，这事都怪我们，是我们蹭了你们。没事了，没事了，你们忙吧，我们不去公安局了！”马刚更是和气：“老弟蹭了你们的车，你们尽管修，花多少钱找我们报。先拿五百，够了吧！”陈青惊异地问：“咦，怎么眨眼变了？这十万不要了？”马刚连忙摆手说：“不要了，不要了，都怪我们，对不起。老弟，这五百够你们修车了吧，要不，再加五百！”

陈青看向李斌良，李斌良说：“算了吧，蹭了一下，花不了几个钱儿。不过，你们今后可再不能这么干了，这可是涉嫌敲诈，明白吗？”马刚忙点头说：“明白明白，我们只是开个玩笑。那就这样了，过三过五的，兄弟再给您赔礼道歉。谢谢，再见！”马铁客气地说：“再见！这位兄弟，你身手不错！”陈青冷冷地说：“多谢夸奖，不服的话，随时候教。”马铁说：“不敢，

不敢。再见！”马氏兄弟说完，迅速钻进自己的车启动。陈青狐疑的眼神看向李斌良，问道：“李局，他们好像知道了你……”

是的，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才改变了态度。他们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在车里跟谁通了电话，而通电话的人猜出了自己。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自己来到了碧山？这个人跟马氏兄弟又是什么关系？

“李局，别想了，咱们上车，抓紧去市里报吧！”

“好吧！”

在GPS的引导下，陈青驾车向前驶去，然而，还未到市委，前面的路旁出现一幢新建不久的大楼，大楼外边，好多人在吵吵嚷嚷，几个警察的身影在阻拦劝说……

陈青说：“李局，瞧，这就是碧山市公安局。”李斌良点点头：“停车！”

“胡金生，还有大家伙，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们新局长还没上任，副局长你们又不见，到底想怎么着啊？我看，各位还是先回去吧，等新局长上任了，你们再来找他反映，好吗……”

一个四十七八岁、瘦瘦的警察在对吵嚷的一群人说着，一副焦头烂额的样子。可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带头的男子打断：“少废话，今天我们来了就不走了。新局长不是没到吗？我们等他。大伙儿说是不是？”

“是，我们一定要找说了算的！”

“我们等，啥时等到新局长，接待了我们，我们再走！”

看来，这是集体上访。为什么？

李斌良和陈青走到人群后边，因为穿着便衣，谁也没注意他们。

“静一静，静一静，大家别吵，胡金生，有话好好说，你别鼓动大伙乱吵，这解决不了问题……”

看来，带头的男子叫胡金生，李斌良打量了一下这个人，三十七八四十来岁的样子，身材壮硕，一副誓不罢休的表情。

“说好商量能解决问题吗？”胡金生大声说，“别看你们穿着警服，戴着大盖帽。其实，都是软蛋，欺负老百姓行，遇着硬茬就颓了。于主任，告诉你，不见到新来的局长，我们坚决不离开。”

“对，我们不离开，我们要见说了算的……”

李斌良曾设想过，自己这样来赴任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可是万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种。怎么办？陈青挤到李斌良身边，小声让他快离开，去市里报到。可是李斌良挪不动脚，走开，回避，这不是他的风格，如果这样做，他就不是李斌良了。他拨开陈青的手臂，走到中年瘦警官跟前问：“于主任，